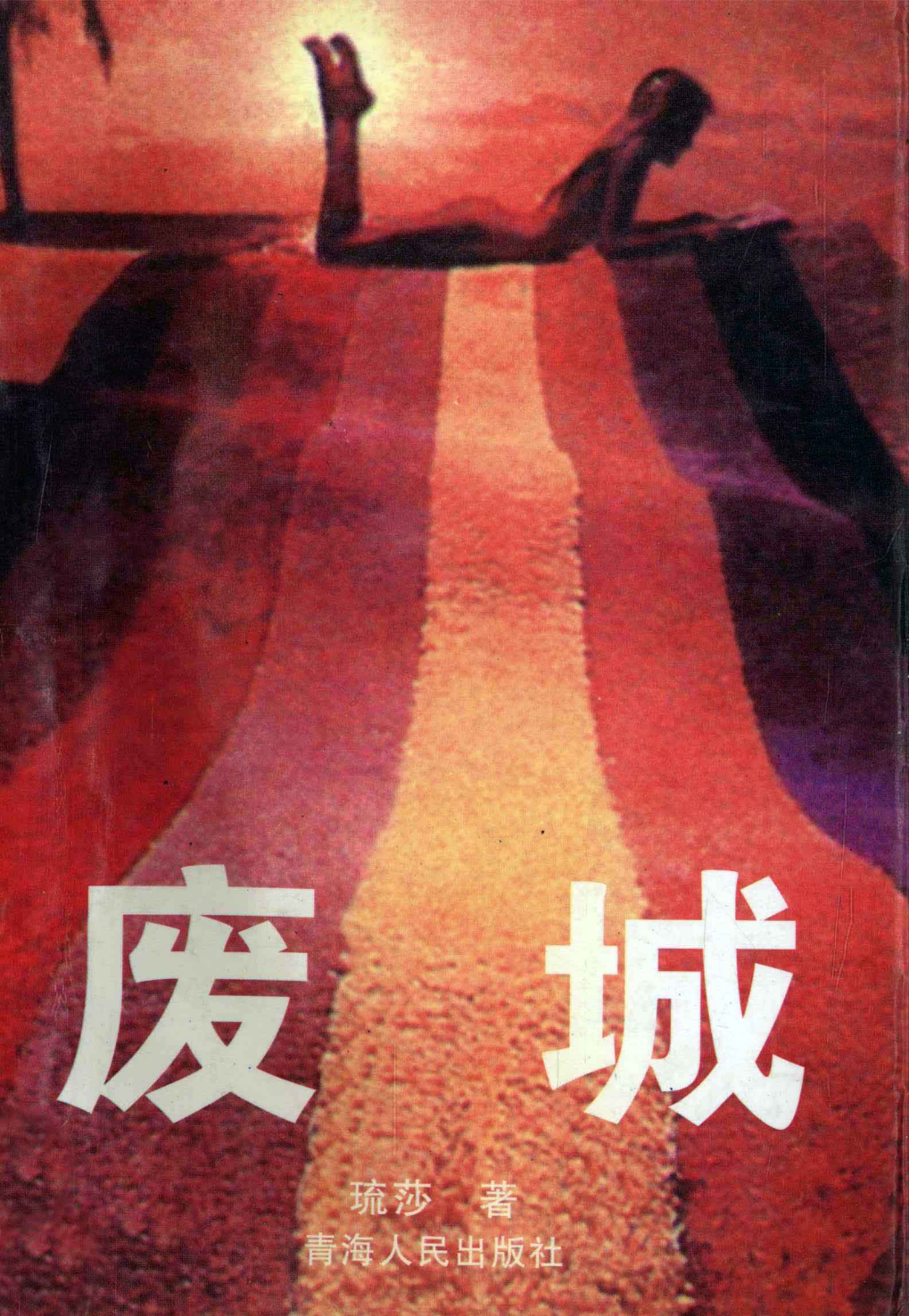




废城

琉莎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废城

琉莎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青)新登字 01 号

废 城
琉 莎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市蔡甸区刻字印刷厂承印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125 字数:300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225—01065—4/I·194 定价:15.80 元

●有些朋友说中国正悄悄进行着一场性革命，这部小说里的男女都打破了家庭的藩篱，欲逃出城去，废除传统文明的枷锁，故这部小说应名为：废城

●有些朋友说家庭是人生的港湾，劳作后的憩园，然而这部小说里的男女全然恬不知耻的乱交，诱朋友妻，奸恋人女，堕落腐败、空发议论，投机钻营，自命为文化人，却浑浑噩噩地生活在颓废的城廊里，故这部小说应名为：废城。

●还有些朋友说，这部小说里的男女终于学会敢爱敢恨了，一扫传统国民有色心没色胆、尚维持耻寻新的虚伪心理，他们和他们生活的那城市，充满生机，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替争斗的典型反映，故这部小说应叫一个洋气的名字：费城

●亲爱的读者，当你读完这部小说，能告诉我这部小说究竟应叫什么名字更合适吗？





琉莎在南开大学写《费城》



莫吉尔先生困在这座岛上已有五天了，不是谁限制了他的自由，而是他没有了钱，却还要住在这靠海滩最近处的那间每日得支付半百美金的豪华屋子里，他每次来鼓浪屿都在这里住，他说他喜欢在自己的屋子里隔窗遥望远处一望无际的海波，就像他这个喜欢幻想，将自己永远漂泊在有着无数架鼓风机在下面吹扇的一块悬在半空里的绸布上一样。他相信命运是一种知觉，而他自己现在的这种知觉并没有全部地给谁错乱，他看大海的波面就像看那绸布。可他又清楚地知道这是大海，他喜欢听海波的拍岸声，所以，他每次都要选这居于三层最高处的靠左起去数的第二间屋子去住，他看这屋子好像他和它已有了古老的情感，每次都要一住四个多月，只要他在的每个晚上，当那些爱动的家伙们劳碌了一个白日和半个夜晚之后，在这个时候都如田螺缩壳样儿，蜷缩在自己的床上睡死睡实了，他却会站在自己屋子的露台上朝着海波去听这声音。他常常称除自己以外的人是“家伙们”，他不愿和那些人混在一起去活，他觉得这世界生存的就是空间和存在，只有在这个时候，只有他在露台上独自和海波溶在一起的时候，他显得格外的抖擞，一会儿靠在藤椅上眺望着天上的星星，一会儿站起来对着海倾听着海的涛声，除过那件都未来得及换的从澡盆里出来时的浴布系在腰间，他一丝不挂，连脚板都是光的，他站在露台那个由下层顶处伸沿出来的木制板上，海风一

阵阵地吹过，掠起那浴布……

“真美”，莫吉尔这样在心里给自己说着，连他困在这里已有五天了的事儿早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莫吉尔先生，你好！”突如其来的年轻女人的问话声使他吓了一跳，当他转过身来，本来在他背面的那人儿已经在他胸前很近，她的头发飘拂在他胸腔的皮肉上，这皮肉都能浸闻到她的鼻腔散发出来的裹着女人粉香和性感朝它辐射的一种幸福。

“是你，你怎么进来的？”

他认出了她是谁，他没有显出惊讶的叫，但是他已经朝后退了一下，将他的身子靠在露台的椅杆上，他发现自己离她太近了，她说：

“走进来的啊！”

这女子并没有为莫吉尔先生一丝不挂地只有一件乳白色的澡巾掖在腰间而惊恐。她的身子急忙学着他那样靠在椅杆上。她的眼睛朝着屋檐，意思是好像在告诉谁“她不会去注意谁现在不穿衣服的身子”。她的手臂伸搭在椅杆上，身子和头朝后倾着，可是海风却撩起了她的裙子和头发，裙子上面的灰色短坎肩也被吹开了，朱色的乳罩露出来了，大腿露出来了，好像不是谁在故意的，但疾猛的海风一阵阵地将裙子掀往半腰，你都会看到她是赤裸的，就像一尊丰满而壮健的维纳斯。可莫吉 先生却不朝这方面去想，他只是注意着他自己，他感到自己十分的不自在，他的手按在浴布上，尽快地做着将它系紧的动作，他知道，这万一要掉落下来，是自己不光彩的事儿，但他不想让这姑娘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他的一只手接着浴布，一只手臂将身子从椅杆上撑起。

“你知道我将你忘了，可我刚才没有忘记锁门啊！你怎么走进来的？”他胡乱地这么去说，当然他知道他忘了锁门，但他却要坚持着这么去说。就像他在北京经常这样说假话，去应酬那些尴尬的局面一样，只不同的是现在的话是他自己愿意说的。他的脑子里现在主要是得去思考新的裤头置放在箱子内的什么地方，他的身上除过那块浴布按在手下，什么也没有再穿了，但是，他尽力镇定自己，他要使她相信他不是那种尽管做事混乱，也不至于连衣服都不知道怎么去穿的人，他的身份和名誉不容许这块布坠落下来，他的手按得愈来愈紧，他相信只要这样按着，就不会掉落下来的。他知道一旦真坠落下来了，那才是真实的他呢！但是，这样会把姑娘吓跑的。就像他并不需要伪装，可这三十多年来就是靠着伪装混到现在这份上。他显出一种得意和对谁都会傲慢的神情来。“你给我的像片一定会寄来的”，他说，他把话题引到下午在一起照像的事上。

“你不会将我忘了吧？”可是她说。

他看到她现在讲这话的时候先是风趣的，于是他又注意到她的眼睛，他发现这眼睛在看他的时候，和下午他们在水里她看他时一样。她的头发是棕黄色，她的眼睛是蔚蓝的，睫毛处有注目一样的锋芒，一件有着太阳和月亮图像的由红、黄、蓝、绿各种颜色组成的泳装，使她格外健美，特别是黝黑肤色的腿在水里，他追她的时候他的手碰摸在上面都是光滑而幸福的，但当他将她抱起时，她的臂环搂在他的脖颈上，她的手和手上的指甲都是纤长的。两个小拇指的甲光处都要涂上重重的红。她轻轻将她在她怀里的身子顺着水面展平，朝着海面浸进去，由他的双臂平扶着，他的手触摸到了她那腰和乳，

他知道那高隆而凸起的乳波使他尝到了一种绵软而又富有会使你充满刺激的弹性。这弹性使他愈发不安了，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从她那飘柔而散乱的从她的背上散向水里的头发处往下缓慢地扫去直到她平直脚跟处，一遍一遍。一种心理使他先是惊慌起来，这惊慌欲望着一种幸福，迫切中他突然抱起她，用他粗暴而长满胡茬的嘴在她的额头正中处轻轻地吻了一下，将她推往深处，她朝前游过去了，她的腰轻柔得像一缕烟柱。

“我怎么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他突然想到一直没有去问她叫什么，但是他又想，他当时怎么会那样的正经。回来的路上他一直这样想，他是爱上了她的，他不住地在心里这样告诉着自己，但是他只知道她是上海姑娘，前三日来这里度假，明日就要离开了，她给她们在一起拍的那些照片，她答应寄回北京，其余什么都没有留下，他不会再见到她……可现在她已经站在了面前，他显得惊慌失措。

“你看这海多美，你不是告诉我是上海的，上海的海和这里的海一样吗？”他知道他是聪明的，有时往往把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调换着去说，尽力地让人不要觉察到他在想着另外的事，可是现在他只是急着要换个办法去浴间，穿上裤头。但是他又说，“对不起，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你真的要知道，请闭上眼睛。”

他知道她又要做什么淘气的事儿，整个下午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会不住地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鬼点子，给他讲许多有趣的令你捧腹大笑的故事，但是她不管怎么去讲，他都惦记着他已经无法在这里再住下去了，他的寄款单没有到，欠这里的那些屋租金和明日怎么回去的飞机票钱都不知道上哪里去

找。尽管他来这里已经是第四次了。新来的那个女主人怎么都不买他的帐，每日里都会几次电话打上来催问屋租，长途电话已经卡了几天了，今日晚上是给他最后的居住期限，所以，他和她在一起的愉快和幸福全给恼人的债务破坏了，现在他将闭上眼睛，就在她刚才进来前的那阵儿，他一想到下午，他就觉得悲惨，我干吗要这般可怜呢，他发现他是可怜的，是自己被一种正经搞得这么难受。

但是他还得闭上眼睛，可他的脑子突然地又想到屋租和飞机费了，一种狂热的东西印在了他的朝外的准备给谁的脸上，他只觉得就那么轻轻的一按，他还顾不及反应是怎么一种幸福的时候，姑娘已经跑出门了，一件信包塞到他的手里。接着看到和听到的是她在屋外院子中喊着自己名字“露丽丝”的影子和声音，她朝着他告别一样的挥手和在短跑中飘起的裙子，他都没有认下是什么颜色，他只看到裙子飘动时露出的腿在有蓝色和海风的夜里是娇美、醉人的。他发现自己那只不抓信包的手，还在照样按在那浴布上，一种潜意识的清晰使他将那布掀开了，走入屋间，他发现它依旧是乳白色的，永远是乳白色的，就像他现在想到自己依然是正经的一样，他身上莫名地涌出着一股油然而生的枯燥，他走近床边，在有灯光照射的藤椅上，他拆着信包，他突然从墙壁上的镜子里看到他自己现在的一丝不挂的样儿，他发现他是真实的。就连他许久地用澡布遮盖着的那里现在都在充满生气，这生气在他双腿交搭和腰身朝后展开的那一块。他第一次发现他干枯的瘦柴无力的躯身下处潜蓄着一股永生力量，就像人的生命本源一样，一切愉快、兴奋、烦恼、欢乐、哀伤的情绪都是从这里开始的。然而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敢就像今日这样直目正视它的

存在,总把它看作是一种灰暗和邪恶。当他现在第一次这么真实地去正视它的时候,他发现它是健美的、磊落而直达的。他的手在脸上摸了一下,仿佛觉出这种给谁用嘴角抚摸过的地方会给他由生出一种莫名的快感,而这快感是那般的神妙和幸福,又是令你迷恋的,他用手不住地摸着那吻记,他浸入一种美妙的神往和追忆里。“真它妈的什么正经!”他这样骂道,他骂自己是这世间最虚伪无用的人,他感到他的一种欲望愈来愈强烈。他的一只手从信封里取出了那些照片,一只手仍按在那强烈欲望使他不住情绪混乱的地方。望着这一张张翻动着的照片,“不是说要寄来吗?干吗这么热烈呢?”他在想。可当他将这些照片都看完后,全都是她在水里、树丛里、沙滩上,他给她拍的各种图像,而他自己的和她两人在一起的一张都没有留下。“上海姑娘,真是刁辣的,”他把照片扔在了桌子上自己给自己这样说道。当他再看信封的时候,却是三百元钱,钱的背面写着:“请你记住这个日子,我在侍员台那里知道你已经被困五日了,可我现在只有剩下的三百元帮你,晚安!”完了,一切都完了,莫吉尔先生的手捂按在了他的额头上,他知道现在显得最快乐、最兴奋的时候,往往是最疲惫不堪的时候,就像他这人永远都不会被困死一样,每当他身无分文的时候都会碰到那些漂亮女子给他钱,可他每每都会被困。这是来这里第四次了,第一次是不会用钱,第二次是掉包,第三次是被人拎包,这一次是汇款单迟迟未到,可露丽丝的出现,却给他带来了麻烦,他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他一直需要和执著的那种爱情,但有一点他觉得他和她在一起时是一种快愉。而现在她就这样突然走掉,使他十分痛苦。现在莫吉尔先生突然感到他要结婚了,他早该是一个孩子的父亲的男人了,他

的《亚非》已经被译成七种文字，在人们的愿望中，他该是他的这个国家的一种骄傲，他著的小说使人往往会想到他是美利坚的马克·吐温先生，或者是俄罗斯的老列夫·托尔斯泰，可他才三十七岁，他有非凡的才能，足以使他自己相信他的《亚非》会成为他的那个古老而傲慢的国家从未有过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一想到这里，那些关于结婚的事都他妈的统统不要了，可他现在又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一种欲望掩盖着一种痛苦，一种痛苦又在不住承受着快愉和渴望给自己的诱惑性的折磨。莫吉尔先生的欲望和痛苦整个晚间全让这上海女子搞乱了，他在心里不住地嘀咕着“露丽丝”的名子，愈是这么去嘀咕，愈是像一盘理不断的麻，缠纠着这位先生的思绪。他捏了下他的眉宇，他去往洗浴间。

“来啊，你不要再欺骗谁了。”当莫吉尔先生推开浴间的门的时候，浴室里已躺着一个人，那人全身一丝不挂地躺在水里。

“你是谁？”他变得严肃起来，他要马上退出浴间，可他看到墙上的镜子中他自己现在和她一样一丝不挂的赤裸的样儿，他没有出去。他知道现在无论用什么掩饰，都是多余的了，“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他愈加严肃起来。

“我都听到和看到了，你很痛苦，是不？可你为什么还要掩饰自己呢？你不觉得这样是一种虚伪和欺骗吗？”那人儿说着走了出来。

“你不是说上海女子刁辣吗？我是上海姑娘，已经来这里三个月了，”说着她将她的光滑的身子靠贴着他站着的像木雕一样的身子上，她的一只手下去从他的大腿后股掏过去像是摸抓住一只要飞的刚起窝的鸽子，一只手抱着莫吉尔先生的

腰。

“你会以为我是坏女人吧！在这个岛上，这是我们的一种工作。不这样是没有饭吃的。”她的手在鸽子身上搓揉着，就像一团棉花在搓揉一个剥掉皮的香蕉，但是不同的是它使莫吉尔快愉起来了。

“你不喜欢我吗？我是漂亮的。”

她这样说着用她的手拉他朝自己贴近。她感到耐烦不住了，她疯狂地往他身上擦。

但是她感到他还是不能有力。于是她哭了：“我知道你是害怕我会要你的钱，可我已取消了从你这里拿钱的念头，你已困在这里了，露丽丝给你送来的三百元我不会要的。我本来是要你给我钱的，但是，现在我是不会再要的，我的钱夹里的七拾元钱我还会再给你五十元。留二十元明天上午我够吃饭就行了。明天晚上我想我会有事做的，我已经一个月的房租都没付了，不瞒你说，我们赚钱很容易，但花费和开销也很大，我的一个小妹被抓了，我得用四千元把她赎回来，要十五个晚上还得有十八个事去做，上次是她花钱赎我的。”

“好了，我不说这些了，请你相信我，我不是坏女孩，我本来就不是坏女孩。露丽丝是我的同学，我刚才一见她在露台上我就藏进了浴间里。”

“你叫什么名字？”

“先生，你终于开口了，你就叫我阿曼吧，就是邱少云的邱，舒拉的舒，曼谷的曼。三亚人都这样叫我阿曼。”

“我们穿上衣服吧，”莫吉尔先生的情绪总算松弛了下来，他终于会说话了。

“你等一下，”阿曼取过了毛巾，让莫吉尔站直闭上眼睛，

不要看她，莫吉尔都照着去做了，可忽然他感到有水柱洒在了身上，是阿曼给自己用淋浴冲澡，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已经给自己裹上了浴布。而他还是那般光裸裸的站着。她手里的巾布上已经打上了许多浴沫。她像一个令你尊敬的清洁师，在沐浴一座神秘而伟岸的她喜爱的钢铸成的浮雕一样，在莫吉尔先生身上的每一处用浴巾先涂抹了一遍。

“闭上眼睛，不要说话。”她说，“一睁眼皂沫会进入的。”可莫吉尔先生却感到这是一个教堂里肃穆的葬礼师在给一个快要死了或者说已经死了的生物在洗刷步往天堂前的身躯，或者说是一个美丽的白衣天使在行使她最后职责和义务，给一个久病不起进入死亡而又突发健壮的躯壳作最后的一套整理工序。但是，他却发现舒曼的手使他身上产生出的是另外一种生命和力量，一种使你快愉和幸福的生命体。

接着就不再用浴巾了，她用弹性和刺激的纤弱的手在他光滑的身子上的每一处都去涂摸。她不住地让莫吉尔先生闭着眼睛。莫吉尔先生感受到这女子手的力量了。这力量是自由的，又是不管是哪一位男子现在在这里都会神往的力量，这含有自由力量的少女的手慢慢地使他愈来愈体验到轻松和梦幻是怎么回事了。但是，这种幸福对他自己是自由而神往的，又是离迷而切迫的，就像一件睡死了多少年的电波段，现在被人插上了电源又使它重新不住地跳一样。

当他感到她的手该去什么地方了，她的手就去了那处使他兴奋的地方，这个时候，他的眼睛都永远不愿再睁开了，他进入了一种丰富而离奇的梦一般的欲望幻想里。他想，他现在见到她时确实漂亮迷人，但是他不愿意想她的现在，他在想她读中学读大学的那个体貌，他相信他富于这方面的推理和

想象，正当他这么想入非非的时候，她的手又在那里挑逗了，又在不能给他不要中断的地方。但是他又换着一种方法去想，像是他躺在校园的草坪上，这姑娘在一旁，一只手朝嘴里吮着草，一只手向他的内衣里伸进来，这样抚摸他，他有着一种愈发神秘和诱人的快感。他在想，他突然地不愿使电波受阻，于是，他睁开眼睛转身将她按在地上狂吻一番。舒曼的手又去了他希望去的地方，莫吉尔先生刚要睁开的眼睛又闭上了。于是，他不愿放过这一时刻，但是他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现在依旧在浴间里，一想到他在大学度过的那四年，他就为他没有抓住这段幸福而莫名其妙。

二十四岁，那是奇妙而辉煌的年龄，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年龄的重要了。这个特殊年龄段对通常的像他那样情感丰富，又富于幻想的每一位男子特为重要，但是他没有抓住。他从来没有自由地去分享过快愉和幸福，男女间的爱抚他知道那都是些于道德相违背的丑事和不正经的坏事；他的全部的用力都赌注般地用在了诺贝尔文学奖上了，现在他自由了，他感到了真正幸福。他希望她的手尽快地回到他希望去的那个地方。可是她停住了，她突然扭大了淋浴口放出水柱冲刷他的身子。这时，他睁开了眼睛。他发现她在她的腰上系了浴布，她在弯着身子给浴盆里放水，她的盘在浴帽里的长发也一拨儿朝下散落下来，这头发勾起了他的欲望，他走向她的身后用手去抚摸她，装着给谁在用手指梳理一样。

“我将这水放完再给你添满水，你在里边躺会儿，肯定站累了。”可她并不显得羞涩，站直了身子，就像一位已经懂得许多事情的慈祥的母亲在对儿子说话。

她说着又在她扶他站直的身子上擦洗涂摸着。可是他已

经希望去摸她了，但是她却又叫他闭上眼睛不要动。

“好了，闭上眼睛。”她这样劝着，她的手又随意而自由地使他兴奋起来。

“幸福吧？告诉我，闭上眼睛。”她这样问他，他知道他现在是在幸福的，也是自由的。他知道只有自由才会幸福。

“每个人都想要这种自由，每个人都想要这种幸福，可是谁能幸福呢？在这座岛上，渔民们捕鱼是自由的，可他们永远讨不着老婆，可爱的打工仔是自由的，可他们不能称心地给太太买件化妆品和裙子，要结婚还不知道房子在什么地方。长官是幸福的，他们白日里在道德台上给自己撒谎，晚上就这样躺在盆里要我们给他们洗身子，我一想到他们生得富态和臃肿的肚子就想吐，但是挺有意思的，他们打起鼾声来和猪一样动听。可是他们不会对我们花多少钱，连我们在一起抽的烟都开发票报销了的。岛上的人都怕他们，谁也不敢惹他们，可他们给你的感觉总是笑咪咪的，神情是温和的。还有那些冒险家们，他们没有钱，但是他们是舍得花钱的，他们身上脏乎乎的，从来都不去自己洗。和他们在一起就像和一堆干柴在一起。使你担惊受怕，他们经常都会被警察抓走。当然最温和大方的是那些带大哥大的人，他们有胖子也有瘦子，他们身上有好多钱，他们七百五百随便给我们甩，可你会想到他们就像一部干枯的可怜的轧油机，他们一做完事，给了钱就走。我经常想这些年轻人怎么会是这样。”

“总之，这些人都是自由的，都是幸福的人，他们有了钱就来找我们，起初我觉得这太残酷，可后来我也习惯了，只要给钱，我就做得出。反正你的钱是不明不白来的，我的钱就得让你糊里糊涂给我。我们姐妹们在做这种没有情和爱的事，谁